



第 二 輯

初 戀

在如此繁華雜亂的鬧市之中，有這樣一間小小幽靜的安樂窩，也可以算得是地獄裏的天堂，魔窟中的樂園了。

其實這也不過是平常住宅的一間樓房，一樣的簡單而粗疏；不過經他們佈置之後，和別人的却有天壤之差了。壁上新粉了一層湖綠色的油灰，全體的調子就清新得多，淺紅色輕薄的紗帷在玻璃窗上圍着，便使外面強烈的光線射不進來了。室內的陳設，既然不繁雜，也不十分華麗；靠西南隅，放着一扣不高不低的西式衣櫥，在那衣櫥上的大鏡子裏面，可以看得見對面的那些梳妝台，安樂椅，沙發，鋼琴，以及側方擺着的黃銅欄干的洋床，床上鋪着的絲質被褥之類東西，都是極整齊而有次序地安放著。台上的兩盆水仙花，正放出些微微的清香，更現出這室內融樂與和愛的光景。

初春的一個晚上，外面的空氣又是寒冷，又是黑暗

，和消失了的殘冬原也沒有甚麼分別，然而只要一進到這間樓上，就能使人頓時覺得好像在暮春時節晴明的午後，昏昏迷迷的，簡直要融化了去的一樣。原來那室內的爐炭正燒得熊熊，那電燈白熱的光也把全屋子裏照得通明，以致沒有一處不是歡樂而可愛的了。

在那電燈明亮的底下，在那和暖的火爐旁邊對坐着的，是一個俊秀的青年和一個嬌美的少婦，他們大約是新婚不久罷，不然爲甚麼有這樣一股喜氣充溢在他倆的眉宇之間呢？他倆這時候並沒有喁喁情話，只是默默地低着頭在那裏翻閱書本，都好像很專心在那裏研究的樣子。其實在這樣的環境裏面，那裏能夠真正專心得來？這終不過是表面上好像罷了，暗地裏那四隻眼睛，却時時離開了書本子，在互相的偷看着，那偷看的眼光裏，又都彷彿含蘊着一種莫名其妙的熱力似的；有時他們四隻眼睛的光線恰巧成了兩根直線的時候，大家倒覺得有點難爲情，面孔紅紅的，互相羞澀地笑了起來。

——怎麼？你看書看書，看到我的面孔上來了！

——哦！像你才用功呢！你這樣用功也會曉得我在看你的嗎？

——好好，我不看了！我不看了！我們在這兩點鐘之內大家都不許看，也不許講話。

——算數！

——看了講了又怎麼樣呢？

——那個違了的，那個就該被親一個嘴。

——我不來！我不來！

兩個人互相抱牢着笑了一會，仍復各歸到本來的位子上看書了。室內一時沉默了許久，然而不到幾分鐘之後，青年無意中在書本裏翻出了一張信紙來，那是一張小學生習字的九宮格紙，因為年代隔得很久了，那張紙更變成了灰黃的顏色，他頓時現出了驚奇和欣喜的笑容，急急的把牠攤開來，用了十分的注意力看了一遍。

——啊！這歪斜稚弱的筆迹，這小女孩兒的口氣，不是十餘年前她給我的那封信嗎？我以前曾經幾次找牠不到，怎麼今晚會在這書裏發現了呢？……

他這樣的驚疑了一下之後，忽然將一只手拿着那封信故意把來藏到身背後去，另一隻手却拍着少婦的肩膀，歪着頭笑嘻嘻的要求他說：

——你試猜猜看，你曉得我那隻手裏拿的是什麼東西？

——你又來了！你剛才不是說兩點鐘之內不和我講話的嗎？

——但是你要把這樣東西猜着了我才不同你講。

——我不猜，我不猜，你的東西我怎麼猜得着呢？

——你一定猜得着的，這是你給我的——

他一邊這樣說着，一邊又故意將那封信露出了一角給她看。

她起初還是莫名其妙的，但是過了一息之後就似乎有些猜想到了，她的嫩頰上也立刻一陣一陣泛起了江潮，嬌羞似的撲到青年身上要想把那封信搶過來。

——究竟是什麼東西？你給了我吧！你給了我吧！

——我不給你，給了你，你一定要把來撕碎的。還

是我讀與你聽罷！——他帶笑帶說的說到此地，就把身體避遠了一些，拿出那封摺皺了的信攤平了，故意地提高了喉音讀下去：

——我親愛的麟哥：你能夠原諒我嗎？我知道你是
一定能夠原諒我的。我…讀到此地，她再也忍不住
了，便搶步過去扭住他的衣襟啊啊的叫了起來：

——你還要讀，你還要讀，你忘記了麼？那個時候
不是你先寫給我的？你倘若不先寫給我，我也不會寫給
你……

不知道被那過去的回憶所感動了呢還是被另外一種
神祕的力所壓服了，他竟沒有興致再讀下去，態度也沒有
剛才那麼輕佻，只輕輕地把伊的手握住了俯下了頭，
溫存地微笑着問她說：

——你那時看到我的信的時候心裏覺得怎麼樣呢？

她也頓時一變嬌羞而為沉默，徐徐地將頭垂了下去
；眼睛裏也慢慢的合成了條弧線，全身好像蘇軟了似的
依在他的懷裏，彷彿像一朵嬌艷的花兒在薄暮時候含羞

欲閉的神情，一般的具有可憐而又可愛的模樣。

——啊，這是兒時的往事，你怎麼今晚上會重新想起來的呢？那個時候我們年紀小，總常愛鬧這樣的玩意兒的，此刻想起來真是好笑。

——但是我覺得這倒是很可紀念的事情，現在我們就是要這樣也做不到了。唉！自從那回之後……

說到此地，他們兩人的全身心都好像被一縷如烟如雲的舊夢所繚繞住了，痴痴呆呆的並坐在一沙發上，竟一聲也不響，四只眼睛只是沉默地對着爐內熊熊的火光發呆，好像這火光裏面有什麼東西蘊藏着而可以追尋得出來的樣子。

臨H河的岸邊，有一帶藤蘿蔓延的高牆，這高牆裏面的建築，雖說及不來神仙之府，也沒有如海的深廣，然而結構的精巧，材料的古樸，倒是別饒風味的。有綠陰中的樓閣，也有像長江裏駛行着的樓船一樣的花廳，從這花廳到樓閣去，有兩條修長的走廊相通，所以在這

花廳，樓閣，和走廊的中間，就無形中圍成了一個很寬廣的庭園。這庭園的中間滿植了各種四季的花木，聽說都是這屋裏的老主人生前所種，以娛林泉隱逸之樂的，紅的有牡丹與碧桃，紫的有秋葵，黃的有洋萱，攀在竹籬上的有薔薇與木香，種在小圓缸裏的有紅蓮……四季不息的在那裏轉變，而她們也次第的住那裏開放；夏秋之間固然很不寂寞，而暮春三月的時候，尤其覺得絢爛而燿燦。

不過自從老主人去世之後，年壯的兒子既出去遠仕他方了，年紀大一點的女人們常深居閨中而不出，這庭園的大好美景，倘使沒有那老主人的女孩兒蓉姑常常遊戲玩耍在這中間，怕早已荒涼零落而無人顧問了！

在鳥聲囂亂，涼露未消，初升的旭日還隱藏在朝霧的紗幔裏面的朝晨，或者是候蟲爭鳴，晚煙輕繞，夕陽的光線祇剩得一絲的薄暮，我們常可以在這像童話中一般的美的庭園裏，看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，她披散了一頭的黑髮在肩上，淺淡的柔軟的衣服和小小圓頭的

鞋兒，都自然而然的把天真美妙的女性美整個的露了出來，她走起路來從來不肯安安穩穩的，不是像小鳥般的一跳一聳，就是像雲影似的不着跡的輕移，每移到了一處花葉芳茂的叢中，她便暫時停止，側着頭朝牠們微笑一會，又將嫩白的小手輕輕地撫弄幾回，或用和花兒一樣紅的嘴唇去親吻幾下。她的性格又有些和旁的兒童不同，愛花雖愛花，但並不歡喜去攀摘，只是讓牠們自開自謝；含苞將放的時候，她覺得有無限愉快的希望，待到彫殘零落了，她又不知不覺爲牠們傷感而悼惜。

和蓉姑同遊同樂朝夕相伴的，是她的鄰居張家的麟兒，他們原是住在一個大牆門裏面，只是一東一西的不同罷了。兩家既然相處得長遠，蓉姑的母親和麟兒的母親便時常彼此來往，她們情誼的親密簡直和親戚一樣，所以她們兩個小孩子自小便是玩熟的。在炎威將退的初秋，在星斗滿天的涼夜，一對肥美的小孩，常常跟着他們年輕的母親，坐在芭蕉樹底下悠悠的談心，或是指着天上的星斗，唱起清婉的歌兒；或是扭着他們母親的衣

袖，要講有趣的故事。

時間是不知不覺的過去，如今她們都已經有廿二三歲的光景了。在兩年之前，她們都被送到隔河的陸家所設的啓蒙書塾裏去念書了，每天早晨同去上學，一俟到下午放學之後，又互相手挽着手的歸家。他們在書塾裏和旁的小朋友並不十分交際，所以歸家之後，麟兒時常跑到蓉姑的園子裏去，或是捉着草間的蚱蜢，或是看着葉上的昆蟲，或是站在花間喁喁的私語，或是坐在草地上翻着美麗的畫報……他們幼年時代的生活，就是如此的消磨過去了。

三月晴明的午後，空氣真是融和得很，溫暖的微風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醞釀出來的，帶着一種不可捉摸的醉意，使人感受着了怪適意不過，同時又像昏昏迷迷的想向空間撲抱過去的樣子。而最是在那深深的園子裏，尤其是使人心迷魂蕩。枝上的綠葉，經過了幾番春雨之後，早已參差競上的回復了牠們舊日的榮華；桃李花雖將

謝落了，然而繼起而怒放出來的，比先前更是紅艷繁茂得可愛。忙不過的是那些蝴蝶與蜜蜂了，牠們鼓起美麗的翼子，飛到這邊，又飛到那邊，嗡嗡營營的聲音，時常在那迷迷糊糊的空中振盪不已。

那是一個休假日，蓉姑吃過午飯之後，悶悶的坐在房裏，覺得無聊得很，但她一想起園子裏這時候的情景，是如何的嬌美可愛，又如何的芳香醉人，她便再也不願意遵守她母親的話，丟開了書本子，又和往日一樣，像小鳥般的一跳一聳的走到園子裏來了。

剛穿過了竹籬，她就看見麟哥已先她而在園子裏玩了。他蹲在地下，將半個頭伸進在一叢綠葉的中間，兩隻手也伸進在綠葉裏面不知道在做什麼事情。她不聲不響的偷偷地走到他的背後，也將兩隻小手伸進葉子裏面掩住了麟哥的雙眼。

——你猜，你猜我是誰？——要想不笑，然而仍舊嗤的一聲笑了出來。

——放了我罷！放了我罷！誰猜不着呢？蓉妹，你

看，這一條有趣的青毛蟲——他這樣說着，已早將蓉姑的兩只小手掙扎掉了，一邊却拿了一條青綠色的毛蟲給她看。

——喔喲！我怕！我怕！這樣可怕的毛蟲，你快放了牠吧！——蓉姑退後兩步叫了起來。

——有什麼怕呢？將來變了蝴蝶你就要歡喜牠了！

——怎麼將來會變蝴蝶？

——前幾天陸先生不是對我們說過的嗎？他說蝴蝶是青毛蟲變出來的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些好看的蝴蝶，都是這些可怕的青毛蟲變出來的。

幼年的青毛蟲終究及不來青年的蝴蝶之美麗動人，他們這時就把青毛蟲丟開，四隻圓黑的眼睛都遊移到在花間飛舞的蝴蝶上去了。

——但是這梁山伯和祝英台是人變的。——蓉姑指着兩隻黑色的大蝴蝶說：

——誰和你說是人變的？

——母親同我說的。

——騙我，騙我，我不相信，我去拍了牠來，好不好？——麟兒說着就想撲了過去，却被蓉姑拉住了。

——你拍牠們做甚，看牠們在花葉中間飛來飛去不有趣嗎？——麟哥，你看牠們最歡喜的是那一種花？

——我看牠們最歡喜這株玫瑰花了，牠們老是停在這花上不肯走的。——他們一邊這樣談着，一邊却已慢慢的走到那株含羞嫋嫋的玫瑰花的旁邊，幾隻蝴蝶和蜜蜂看見有人來了，都悠悠揚揚的飛了開去，那艷紅的玫瑰花，依在綠葉中間，受着陽光的薰照，正好像美女在那裏貪睡午覺的樣子。

——這玫瑰花真的好看，怪不得蝴蝶要歡喜牠，我也是頂歡喜牠，牠比牡丹要來得纖巧，她比薔薇要來得珍貴，她比……園裏的花，那裏有一種及得牠來呢？

」

——但是這株花我從前好像沒有看見過，是不是新種出來的？

——這株玫瑰花是姑母送我的，前幾天我到姑母家

裏去玩，看見了這一種花很歡喜，後來姑母第二天就差人送了這一株來與我。你看牠現在還沒有開足呢，再過幾天開足了更要好看了。

——再過幾天開足了，採下來帶在你的頭髮上，插在你的衣襟上，不是更好看了嗎？

——我不要帶…我不要帶…

他們在這春光融和的園子裏面，隨處的走着玩着，隨處的小鳥一般的極自然極天真的談笑着，竟忘記了光陰之易去，直等到太陽已經漸漸向西方斜過去，他們兩人在日光下的影子也一分一分的修長起來，他們的僕婦來喚吃晚飯的時候，才各自快快的歸到他們各自的屋子裏去。

第二天的早晨，蓉姑被枝頭的鵲噪聲驚醒過來之後，掀開帳角探頭出去一看，她看見那窗外的一角淡青的晴空，有幾片桃色的浮雲如海上的仙舟在那裏輕輕地盪漾，朝陽已經被滿在枝頭屋角上了，她的小小的心兒，

不知不覺爲他們鼓舞起來，好像前面有無限愉快的希望將要臨到的樣子，同時她又想起了園裏的那株最可愛的玫瑰花，受了昨晚一夜的清露，想又開放得更大，開得更美麗了。她便匆匆地跳出被窩，把衣服鞋子穿着好了，臉也不先洗一個，就急於要去探花的消息去了。

這真是出於她意料之外的，她走到園子裏，只看見那株玫瑰花上，非但不比昨天開得更大更美麗，而且連昨天所看見的那幾朵將開的花，都杳無蹤影，不知去向。盡是些綠綠的葉子是多麼單調而空虛！更俯下頭去看，又見許多零碎的殘瓣紛亂的萎棄在地下，像是經過了暴風雨後的一樣。這情景是未免使她太難受，她兩只手疊在大腿上，愕然的呆住了，漆黑的圓眼裏面也比先前更晶瑩明澈得可愛起來，這分明是因為有兩泓清淚包含着在的原故。

——這是怎麼的？這是怎麼的？昨天好好的花兒，怎麼過了一晚上就一朵也沒有了？

——鵲兒啄了去吧？鵲兒不要啄花的。黃鼠狼吃了

去嗎？黃鼠狼是只要吃小雞的。別人採了去嗎？這園裏更沒有別人進來。

——哦！這一定是阿香採去的！啊啊！阿香偷了我的花兒！阿香偷了我的花兒！……

她正在這樣驚疑的時候，遠遠的看見麟哥跑來了，手裏拿着的正是一束鮮紅的玫瑰花，他一面跑着，一面很高興的大聲喊道：

「蓉妹！蓉妹！你怎麼跑在此地，我尋了你半天才尋到你。你看，這幾朵花不是比昨天開得更好看了？我剛才特地將牠採了下來，來送給你帶在頭髮上，佩在你衣襟上的。」

採花的並不是阿香，却是蓉姑的小朋友麟兒，這真是出于她的意料之外，她氣得一句話也講不出來，只是背轉了身體不去理他，過了半息，她才帶哭帶說的斷斷續續的道：

「這…這…這是我的花，誰要你去採牠？誰要你來送我？我…我不要，我不要…我要你賠…你，你把牠接

上去……」

麟兒因為昨天聽蓉姑說過最愛這株花 所以他今朝一醒轉來，就跑到園子裏，走到那株花的旁邊，看見那些花兒果然比昨天開得更大更美麗，他便不管牠刺手不刺手，把那些花兒一起摘了下來，很興高采烈如同凱旋似的想將牠來送給蓉姑，原是想博得蓉姑對他的好感，誰知現在看她這樣動氣，而且對他這樣不好的態度是從來沒有過的，他又是不好意思又是後悔，一陣心酸，手兒鬆了，花兒都落在地上，他如黃豆大的那眼淚也一顆一顆的像泉水般的湧了出來。他一邊不住地揩着眼淚，一邊打着顫音的說：

「這 怎麼接得上去呢？我不賠你，我不賠你。」

「不賠我，我去告訴你的母親。」

「你去告訴好了，讓母親打死我，打死我我才開心呢。」

「我一定去告訴。」

「我從此以後不和你要好了——不怕羞的，拿了我